

南
史

九



列傳第二十二

南史三十二

李延壽

張邵

子敷 寶積

孫冲 兄子暢

暢子融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

龍驤府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弃之唯邵情禮彌

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

敞先為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

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

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

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

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眾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一年武帝北伐邵

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

南史列傳二十一
二

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
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
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
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
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
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
至襄陽築長圍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
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竝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
悉禽旣失信羣蠻所在竝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

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
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
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
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
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偉席爲轎車
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
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
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

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
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乃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
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
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
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
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擅父邵小
名黎文帝戲之曰擅何如黎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擅何敢
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赧竝管要務與敷同省各家欲詣之
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竝
已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
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嚮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
郎始與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具興亡成服
九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
度每止譬言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
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
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
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
奔墜淮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
焉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
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瘡齊永明八年
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
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
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兖州刺史遷司
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兖州刺史竝未拜崔慧
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劬遷都以冲為舒州刺史一歲之中
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
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

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
劉山揚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
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
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
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
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言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
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
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
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
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

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
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
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如
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被圍二
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
嗣等議降使攷為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
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
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
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
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

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
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
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
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
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
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
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
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
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

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
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
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
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
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
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
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
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封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其橘暢宣
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
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

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蒲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

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
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人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
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
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
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
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渾蜀馬亦有
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駒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
炬燭十挺孝武亦置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但
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武大復

求其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為著齋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篋篥琵琶箏笛等器及碁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殺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

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
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
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疊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
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
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
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
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
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
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
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

執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
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
是竒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
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閹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
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
共洗黃閣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
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瑱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
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
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

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
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
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
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
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
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
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
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餽者多
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餽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

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求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日
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
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
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
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
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
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覲與融兄有恩好覲
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
所殺融挺身奔走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

改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將爲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

賈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
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
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
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
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
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
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
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竝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
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

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
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
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
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詵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
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
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
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
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
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
勢而今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
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
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
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鎮軍竟
陵王征北諮議竝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求明二年摠明
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
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
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

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
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率小船於岸上住上大
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
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
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
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
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

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為負土成墳
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
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
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
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
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
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
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
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

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闈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竒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

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滂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竝第五寶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輿詣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旣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

留一瓢齏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
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
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臂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
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
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
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
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
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
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

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個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竝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荅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胛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

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
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
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
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
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
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
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
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
孝行善清言位正貞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
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

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搗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姬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齧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虵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

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虵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
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
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
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
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
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虵者久虵也醫療既僻
虵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
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
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
春月出南籬間戲聞堂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

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
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
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
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
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
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
樹為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
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
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

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
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
故附之云爾

列傳第二十二

南史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三十三

李延壽

范泰 子曄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郗紹子 廣兄子 齡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

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
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
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
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
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
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晉
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
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
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
為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

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徒
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
二子義慶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
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為禮無二
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兼司空與右
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
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
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得在
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
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

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
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
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
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
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
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
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
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
也博矣鐘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寶冠衆

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

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遊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虜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疋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誠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教

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畢最知名

畢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墉所傷故以墉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

南史列傳二十三
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
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
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
欣鎮軍長史兄暲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暲在官亡報之以
疾暲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
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暲
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
之屢諷以微旨暲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
暲曰我欲歌鄉可彈暲乃奉旨上歌旣畢暲亦止弦初魯
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爲貞外

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欵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

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垂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姦心豐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

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
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
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
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
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
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
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
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畧道
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厓出入義
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

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
病兼能詠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
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
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
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
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
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暉等臧質見與異常
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
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
揚州刺史暉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

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
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
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
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
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暉等期
以其日爲亂許耀侍上扣刀以目暉暉不敢視俄而坐散
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
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歛服唯暉不首上頻
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暉不服笑謂殿中將
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暉所造及改定云何

方作此抵上示以暈墨迹暈乃引罪明日送暈付廷尉入
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竒其
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
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
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暈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
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暈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
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
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
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
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暈令書出詩賦

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
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
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
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
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
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
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
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
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
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旣食又苦勸綜綜曰此

異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
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
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
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
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
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
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
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
妹及妓妻來別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畢
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

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為別，駕數千聲。畢問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為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繆亂如此。又語人寄語言：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糲新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曾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

南史卷之三十三
九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
詹唐黏溼其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
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
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
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慧琳道沈
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
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
所通處皆自得之曾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
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

後袖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
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
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
意於文名故也宋末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
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
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
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
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
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
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

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
殆無一字空設竒變不窮同合異躰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
多自古躰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
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
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躰趣言
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
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
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諷
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

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與銓衡
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
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
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
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
智能猶鸞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
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
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父猗祕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故以

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真外散騎侍郎著作郎
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晉史及
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
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蒸嘗莫寄漢
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
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
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
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
縣公旣被橫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
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

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瓌及潁川陳茂先各
自陳先代勲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妻
弟謝晦薦達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
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
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
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
堯後於蒯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
列國而蒯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
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

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
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
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
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為御史中丞莅
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
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
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
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
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
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

欲以相示荅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荅貧道不能爲若
先見而荅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德道耶荅曰大
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
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
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
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
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謚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
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
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

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
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
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
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
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
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
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
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
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
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電爲災廣獻

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秘書監初桓
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
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
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
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歎歎求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
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
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
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
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
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

南史列傳三十三
四
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
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
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
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嘉初
爲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爲時所推元嘉初爲始興
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
刺史未拜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
襲大司農經爲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

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
恬爲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
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
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
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
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伊
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
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令如滕羨
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
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

異同之情可見矣大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
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宋武帝起義兵
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
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
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輒宥
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
三年山陰令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
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
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
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

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擣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旣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恚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倭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

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柞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鄉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

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
實贍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
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
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
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
等子景平中徐傳出當權出爲豫章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
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
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
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
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華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輔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爲吳興故彰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中從事旣尅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

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旣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
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
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
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
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
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諾凡諸
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
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鄉清貧必無
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
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

部通直郎齊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
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
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
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
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
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
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白
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
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
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

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
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
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
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
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
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
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
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
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
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

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
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
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
直貲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
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
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
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
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
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

長平侯蕭勸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
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拜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
敕子野為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
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
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
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
未之為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
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
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
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

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
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
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
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
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
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
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
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
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
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

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主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剡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隰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効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

烏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宋臺建為尚書祠部即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眾於夏口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朞親則子

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替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替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替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

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鄉
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
故時丹陽漂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
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
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
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
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欬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
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
但適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爲况
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

郎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弈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過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

南史列傳卷之三
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
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
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
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
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
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
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
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
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踈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爲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

南齊書卷之三十一
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
叔憫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
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
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
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府
記室翁歸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
文集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
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本期俱不
爲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

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
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爲貴寔光載德承天素訓所
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四

李

延壽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沖

從兄慶慶

周朗

族孫顯弘讓

顯子捨弘直

捨弟子弘正子確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

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爲謝
晦傳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
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
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
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
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傳亮自以文
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
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
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
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
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
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
延之旣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
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
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
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
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
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

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
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
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
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
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
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
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
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
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

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奘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

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
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
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鬪茸沈迷麴
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
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
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
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况聲
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
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
妄干天聽以強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祕書監光祿勳

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

能爲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鞶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

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
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
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
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
墜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二贈特進
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
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
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
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

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
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
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
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
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
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
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
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
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

崩問至孝武舉兵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摠內外
并造檄書畧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
見唯竣出入卧内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
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
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
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
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
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
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
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楊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

爲丹楊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強以比漢侍中辟強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

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

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
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
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
之翦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
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
於此者謂之縱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
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
唯禁鵝眼縱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
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
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揚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

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
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
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
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
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
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
務居中求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踈之乃求出
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
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
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

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合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旣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

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
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
怒詔荅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
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為下
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
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
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
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
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為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
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夤伏

事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龔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峻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軍

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

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

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

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仍為輔國安

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

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

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

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為長流正佐

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
為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為黃門侍郎
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群臣莫二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擣菹帝擲得雉大悅謂
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
伯一輸伯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
前後頒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
為尚書左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首並為
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為公車令上以竒資
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柄褚道惠

顏褱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竒先到公車不施行竒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狂曩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褱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

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
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
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
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
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遂故豐厚奉
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
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
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連句詩懷文所
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

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
廣州欲以懷文為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
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行巫
蠱鸚鵡豫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殺
立以為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
會殷沖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為竟陵王誕驃
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
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
為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
王子尚為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

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詆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
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
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
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
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矣稱善揚州移會稽忿
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
揚州徙居既垂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
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
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
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

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自上
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
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
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
以為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
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
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
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
肆販賣古人所非上式明不兩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
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

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
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
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
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
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
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
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
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
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劾顏竣邪何以
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

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
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
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
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
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
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
弟懷遠爲始興王潛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
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
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
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孝

南史列傳二十四
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沖

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

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
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
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儻白幘車免
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藝大呼曰
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
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
謚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貞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
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
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貞外將軍

裴景仁助成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曩慶使撰秦
記十卷敘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曩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
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
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
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
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竒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
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
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
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盛之勸令獻竒進策

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
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謹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
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
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
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
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
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
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
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

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顥

顥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貞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顥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為齊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為文

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顓遷正員郎始興王
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顓音辭辭麗長於佛理著
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深相贊美言
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
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
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
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
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
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荅曰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

志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
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
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
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
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
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
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
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顓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
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

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賦汙不少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拓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適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詰

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
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
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
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
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
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
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
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
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與人論譖終日不絕而
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

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菽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

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不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

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旣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以二繫復詔荅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

應流徙敕以賜于阗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
武詩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
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院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
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
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
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
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
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
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
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

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
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
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
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禪衣朱衣
爲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
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
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
末爲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秘府圖籍敕弘正離
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
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

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
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
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
清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
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疑
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
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
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
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慄乃言弘正王褒

竝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
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
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竝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
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
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闔
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
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
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道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
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
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二年自周還

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摠知五禮事宜帝即位遷特進領
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
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
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
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
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
集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船度
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
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頗

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以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竝獲譏於代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綬沛國劉毅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

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
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蟻矣太建七年卒
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
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
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麝香
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
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
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

以取斃延之亦躡齒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士
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此爲忠無
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
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
己縱欲好進忘退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
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
節亦倜儻爲尤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
德門者焉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五

李

延壽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
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
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
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
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器幹武帝入受

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
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
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
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
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
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
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
命孺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
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
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爲廣州刺史嫡母

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
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
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
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
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
常慕汲黯崔瑗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
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
請文帝荅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

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
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湛啟權停
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寔國器吾乃欲引其
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
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
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
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
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
受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旣亡
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

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
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
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
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
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
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
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
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
嘗勸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
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洩上負生成合門慙懼

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
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共
事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
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久不出以此爲常及晚
節驅煽義康陵轍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
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
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楊尹
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豈難將
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
頰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

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
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黷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
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戎應亂殺我
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
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
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
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
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
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

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
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躋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
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
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
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鵠豈能以殘炙
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
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
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
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

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各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

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
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
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
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
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
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
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
主簿未就徙爲丹楊丞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
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蕃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

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絜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絜每容接之仲文好絜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

上於仲文素厚將怒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疊旣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哥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

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畏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

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
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
仲文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
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
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
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
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蔗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
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
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
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

南史卷之三十三
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見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
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
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
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
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尚之荅言仲文
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
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
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

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畢當特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
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
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
酬四海之誦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
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
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縣負錢三十萬度仲遠仍嘗送至新林
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
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
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

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
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
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郵酒利
其百十亦是文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
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為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
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
以不冠而死謂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
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
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

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
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
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
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
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竝以強學主所禮接
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
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
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
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

南史列傳二十三
十一
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
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
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
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愔
竝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
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
在座上問琛庫中伏猶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
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

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殺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

明元年吳縣令張閬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閬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
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爲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
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
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
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
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
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
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
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負外

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
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
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
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
及琛吳音不変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
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
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爲謝
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

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

言死後親剝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
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市竝非科例
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
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
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
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
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
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覲之家門
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
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

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
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
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
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覲之
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
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
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
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

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

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儻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譏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

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
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竝皆舊格有闕
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
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損蓋微人所害乃大也
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便宜者蓋謂
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
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
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
其人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

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人之多僞寔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竒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之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濟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旣嚴

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間者
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
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
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
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
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
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
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堵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
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
陵王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

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
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
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
郎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
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
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
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
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
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

家臨終爲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

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
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
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祠先自有舊
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
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
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民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
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
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崇悅與夫推長戟而
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

南史列傳二十五
鵝炙以速尤乾餓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
常仲文賄而爲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
覲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
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爲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
者矣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五